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92-100.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10dmaam>



## 解构美国亚当神话：莫里森《慈悲》中的多重叙事视角

何淑敏 (He Shumin)

**摘要：** 本文借用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与资本积累的批判，探讨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慈悲》(2008)对“美国亚当”神话的解构。作者采用多重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与第一人称叙述互动交织的方式，形成一种多棱镜式的叙事结构，使读者得以重新审视十七世纪殖民时期的美国历史。一方面，小说通过对奴隶主叙事的戏仿，再现了美国主流历史叙事如何通过建构田园牧歌式的“美国亚当”神话而掩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对黑奴的剥削本质；另一方面，黑奴与印第安土著的叙事穿插其中，与奴隶主的视角形成抗衡，揭示了殖民叙事的伪善与暴力。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不仅形成了强大的美学张力，更凸显“新奴隶叙事”的批判力量。通过颠覆美国起源神话并重写殖民历史，莫里森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建立在奴隶制与殖民暴力之上的历史真相，也为当代关于种族、身份与记忆的讨论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慈悲》，美国亚当，资本欲望，新奴隶叙事

**作者简介：** 何淑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族裔文学、美国戏剧、比较文学。电邮：heshumin1995@126.com。

**Title:**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American Adam: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s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Abstract:** Drawing on Marx's critiqu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oni Morrison's deconstruction of the myth of "American Adam" in her novel *A Mercy* (2008). Through the interplay between multiple third-person limited point of views and Florence's first-person narration, the novel constructs a prismatic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enables reader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merica. On the one hand, the novel parodies the

slave owner's perspective to expose how the idyllic myth of "American Adam" in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lies the exploitation of Black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rimitive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vel incorporate point of views of the slaves and Native Americans, which interweave with the slave owner's narrative, contesting its authority and revealing the hypocrisy and vio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This intricate narrative structure not only generates powerful aesthetic tension but also exemplifies the critical force of the "neo-slave narrative". By undoing the American origin myth and rewriting colonial history, Morrison unveils the capitalist modernity grounded in slavery and colonial violence, while also offering profound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race,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Toni Morrison; *A Mercy*; American Adam; capitalist desire; neo-slave narrative

**Author Biography:** He Shumin is PhD candidat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American drama,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eshumin1995@126.com.

### 引言

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作家之一，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致力于通过文学书写揭示黑人群体在美国历史中所承受的苦难与被压抑的记忆。她在1993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称赞她的小说“极富洞察力和诗情画意，将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写活了”。这一重要侧面无疑指向美国黑奴制度与种族主义对非裔群体造成的沉重创伤与生存困境。莫里森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节与人物刻画，对美国历史进行重访，将边缘的声音引入美国文学的中心，体现出浓厚的“新奴隶叙事”（neo-slave narrative）特征。作为非裔文学的重要且突出的表征策略，“新奴隶叙事在主题上重访了非裔美国文学中关于黑人主体、黑奴史和黑人文化的再现问题，在形式上也呈现‘时代错误’、‘时间旅行’、令人迷乱的戏仿和互文等，与后现代主义的革新技巧相呼应”（林元富, 2011, p.152）。莫里森的小说《慈悲》（*A Mercy*, 2008）就是一部运用戏仿、互文、多角度叙事等手法，对美国的历史起源，特别是对“美国亚当”神话叙事进行重溯、重新审视的“新奴隶叙事”作品。小说以黑奴少女佛罗伦丝自述母亲央求农场主雅各布·瓦尔克将自己带走以抵消债务的回忆为开篇，紧接着分别从雅各布、土著女仆莉娜、雅各布的妻子丽贝卡、被弃的混血儿索萝、白人契约工威拉德和斯卡利的视角，以第三人称限知叙述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呈现瓦尔克一家试图建造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家园”，但贪婪、疾病和死亡最终瓦解了这一幻象的过程。

国内学界对《慈悲》的解读主要聚焦奴役、母性、性别与家园等主题。王守仁与吴新云（2009）关注小说对“奴役”本质的探讨，凸显莫里森以“超越种族”的视角体现其对历史、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尚必武（2010）则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佛罗伦丝的母亲“卖女为奴”这一核心事件，揭示母爱的复杂性与多重叙事判断。胡俊（2010）探索小说中“家”的建构与失落，暗喻美国这个“家园”从接纳异己到排斥异己的过程，指出莫里森在重访美国历史起源的同时寄寓理想国家愿景。隋红升（2017）聚焦佛罗伦丝的成长困境，认为西方传统女性气质加剧了其自我迷失，而小说通过“鞋子”等象征呈现其主体意识的重建。这些研究展示了《慈悲》在叙事伦理、历史批判与性别反思上的多维价值，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小说大量运用多角度第三人称限知叙述，同时穿插佛罗伦丝的第一人称叙事，作者为何要采用这种形式？小说中的“家园”是否经历了从“建构”到“解体”的过程，抑或是这个“家园”的建构从最初就只是个幻象？小说的标题——“慈悲”——是赞美还是讽刺？

本文关注小说的多重叙事视角，借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聚焦《慈悲》中“美国亚当”神话与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多声部叙事拆解殖民话语的虚伪。文章认为，雅各布的叙述试图营造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田园牧歌式美国起源神话，塑造一个“自立”、“纯洁”、

“仁慈”的“美国亚当”形象。然而，雅各布表面上出于“慈悲”接收了黑奴少女弗洛伦丝，同时也通过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产业发家致富。其叙事掩饰了自身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与对财富的无尽渴求，同时掩盖了自身资本积累是建立在黑奴剥削的基础上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莫里森加入黑奴、杂工、奴仆等多角度叙事，与雅各布的“奴隶主”叙事形成抗衡，以碎片化、对话的多声部叙事的方式，对雅各布的贪婪与邪恶本质进行层层解剖，揭示资本主义殖民话语的虚伪与残酷。奴隶主、黑奴、土著奴仆、杂工等多重视角的交织与对话，构筑出一个多棱镜般的叙事结构，揭示所谓“慈悲”背后掩盖的是殖民、蓄奴制与资本欲望的暴力逻辑，体现莫里森对美国现代性与奴隶制内在关联的深刻洞察。

### 一、“美国亚当”的神话建构：雅各布限知叙事中的理想化形象

在对《慈悲》之“家园”的建构与失落的分析中，胡俊认为小说描写了“一个家从有到无的过程：不同族裔的人包括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曾经齐心协力建构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园，然而好景不长，家庭经历变故，遭致解构”（2010, p.202）。在其后续分析中，胡俊指出，这个“美好家园”的解体主要受到雅各布这位“一家之主”的影响：“起初正是他的一点善心成就了这个家，但当他的善性逐渐被贪婪吞噬，这个家也经历了异化，从乐园跌落到失乐园”（同上, p.206）。抛开上述文章所认为的“其乐融融的家园”是否存在不谈，胡俊将小说中的奴隶主、黑奴、邮购新娘和印第安女仆笼统地描述为“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掩盖了小说所聚焦的黑奴剥削及性别、种族不平等的主题。事实上，莫里森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7世纪的美洲大陆，并非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在美国国家建构时期“曾经存在过的”、怀旧的、田园牧歌式的“家园”。细读文本会发现，作者对“家园”的描写是对主流叙事的讽刺性戏仿。雅各布本质上是一位逐利的商人，而非慈善家，而他最初的“慈悲”不过是用以掩盖资本积累与黑奴剥削关系的幌子，是在殖民语境下将个人经济利益伪装成仁慈善举的自我辩护。“家园”的本质是一个注定难以维系的幻象，它象征的不是温情与庇护，而是殖民扩张、种族压迫与性别不平等交织的矛盾场域。而小说之所以给人以“温馨家园”的假象，部分原因在于雅各布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使得读者的认知形成误判。

在雅各布的视角中，首先为读者呈现的一组鲜明的对比：在债务人朱布里奥·德尔特加那装饰豪华的餐桌上，雅各布穿着“粗布衣”，而德尔特加却身穿“绣花丝绸和花边领口”（Morrison, 2016, p.15）。这个场景不仅揭示了两人在阶级上的悬殊，也暗示了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的差异，更将雅各布指向了R.W.B Lewis（1955）所说的，在美国主流文学中被反复塑造的“美国亚当”意象。Lewis指出，主流文学对“美国亚当”神话的建构，“将真实的美国人塑造为英雄般纯洁、具有无限潜能、在新的历史开端蓄势待发的形象”（1955, p.1）。在主流文学的想象中，美国被描绘为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国度，北美大陆是“新世界中的伊甸园”，而美国人则被视为“尚未堕落的亚当(Adam before the fall)”，在这片处女地上开疆辟土、建立家园，这成为美国国家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Ball, 1995, p.279-80）。作为一位“在新大陆探险的英雄”，美国亚当是“一个独立自主、依靠自身力量前行的人，他随时准备迎接一切未知的挑战，并保持着纯真无邪的本性”（Lewis, 1955, p.5）。而在《慈悲》中，雅各布的限知叙事反映了他对世界的感知与认知，这种叙事清晰地将他与“美国亚当”的理想化形象对应起来。

在雅各布的认知中，美洲是“这样一个新奇、原始而近乎让人恐慌的世界”，“自诺亚时代就未被触碰的森林”和“触手可及的野果”（Morrison, 2016, p.10）让人联想到伊甸园的乐土。雅各布在这片充满新生的“处女地”上自我放逐，象征着他与陈腐的欧洲旧大陆的决裂。这种强调新大陆“未被染指”的初始纯净的话语，强化了“欧洲想象中，美国亚当具有无限潜能、伫立于全新起点的形象”（Terry, 2014, p.131）。雅各布强调自己是“一个邈远的孤儿”（Morrison, 2016, p.10），靠“偷来的食物、替人跑腿赚取小费”（同上, p.29）来维生，以此凸显自身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的形象。他又刻意表明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并非“公司那套唾手可得的利润在等着所有来访者的谎言”，

相反,“正是(新大陆的)艰难和冒险精神吸引着他”(同上, p.10),借此为自己披上勤勉的道德外衣。在这样的叙事中,雅各布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亚当”的形象:孤独、自立、富于冒险精神,在这片新大陆上不断探寻新的可能。

除了强调自身的自立,雅各布的叙述还将自身描述为高尚纯洁、未被罪恶染指的形象。这一点在丽贝卡对丈夫的评价中得到了明确的暗示:“亚当(像雅各布一样)是个好男人,但(与雅各布不同的是)他受到妻子的挑唆和拖累”(同上, p.93-94)。这里,莫里森以丽贝卡之视角,对《圣经》的引用意味深长。丽贝卡说“亚当不同于雅各布”,实则暗示雅各布不同于那个受夏娃唆使而犯下罪恶的亚当,换言之,雅各布是“未曾堕落”的、纯洁的亚当。正因如此,这个“清白”的亚当对德尔特加“依靠抓来的、需要更多的力气去控制的劳动力而获得财富”的行为“嗤之以鼻”(同上, p.25),从而凸显自身的高尚道德。雅各布将收留弗洛伦丝的行为视为出于“对孤儿与流浪者的怜悯”(同上, p.30)而实施的“拯救”(同上, p.31)。这一带有“救赎”意味的行为,被读者解读为是一种“具有伦理价值的行为”,从而促使他们对雅各布作出积极的伦理判断(尚必武, 2010, p.65)。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莫里森以雅各布的限知视角呈现叙事,并非意在引导读者对这位“美国亚当”产生共鸣,而是对美国历史起源的主流叙事进行了一种讽刺性的戏仿。细读文本可见,作者在描写雅各布的心理活动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自鸣得意,从而揭示“美国亚当”形象背后的虚幻与反讽。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雅各布的“慈悲”之举实际上是“将自私自利伪装成善意”(Strehle, 2013, p.119),他那“救世主般虔诚的伪装背后潜藏着种族主义的毒蛇”(同上, p.117)。雅各布试图建构的神话,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美国丹麦裔版本的鲁滨逊·克鲁索,他大肆宣扬自己的冒险精神,将自己对“星期五”的奴役伪装成救赎,以此掩盖其殖民扩张的真实动机及其背后无穷无尽的资本欲望。事实上,从雅各布叙事的自相矛盾及弗罗伦丝、莉娜、索萝等奴仆的叙事可以看出,雅各布本质上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贪婪的商人,而非道德高尚的田园开拓者,下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 二、神话的反讽:资本欲望的泄露与解构

尽管雅各布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立、道德高尚、且不受罪恶染指的“美国亚当”,其叙述视角所呈现的思维风格(mind style)却泄露了他内心的资本欲望以及对人际关系的高度物化。在雅各布眼中,无论是他与丽贝卡的婚姻,还是他与奴隶和仆役之间的关系,都被放置在一种可被交易与占有的逻辑中理解,这恰恰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即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商品形式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018, p.89)。换言之,商品拜物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被视作商品,其价值被置于商品交换的尺度上衡量。

小说通过多个细节暗示了雅各布对人际关系的看法是高度物化、商品化的。许多学者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个核心事件是母亲为防止弗罗伦丝受到奴隶主的性侵而不得不“卖女为奴”的故事(尚必武, 2010)。小说通过弗罗伦丝、雅各布和母亲的视角对事件进行了三次不同的呈现。在弗罗伦丝的自述中,母亲因偏爱弟弟而“抛弃”了她;雅各布的叙述则强调自己“拯救”了这个“遭母亲抛弃的穿着一双大鞋的孩子”(Morrison, 2016, p.31);直到小说终章,母亲的自述才揭示,当年的“抛弃”实属为保护女儿而作的无奈之举。在清楚不论是将女儿留在身边还是送去别处当奴隶,两种情况都“同样毫无庇护可言”的两难处境下,母亲选择与德尔特加“不同”的雅各布,因为“你穿着那双鞋站在那儿,那个高个子男人(雅各布)哈哈大笑”,母亲由此判断“那个高个子男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的孩子,而不是八枚西班牙硬币”(同上, p.158)。然而在雅各布的叙述中,佛罗伦丝穿着大鞋的滑稽模样不过是为他放肆大笑提供了一个借口,他的大笑并非由于看到了小女孩的童真,而是源于看穿多尔特加的怯懦后所产生的兴奋与优越感,他“笑的是这次拜访(为德尔特加)所造

成的滑稽可笑和无望的恼人局面”（同上，p.23）。也就是说，母亲眼中象征希望的“慈悲”，在雅各布的叙述中却只是对自我身份的再确认。两种叙事的对照，不仅揭示了叙事主体之间的错位与隔膜，也凸显了“慈悲”这一主题背后的反讽意味。

倘若细读文本，可以看到雅各布最初拒绝德尔特加用黑奴来偿还债务的提议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他用不上她”（Morrison, 2016, p.22），因为“他的农场不大……也没有活要他们干”（同上，p.19）。可见，雅各布拒绝用黑奴抵债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他的农场并不存在需要用到黑奴劳力的地方，因此在他眼中，他们毫无价值。而他最终同意收下弗洛伦丝的原因，也没有他所声称的那样高尚。当德尔特加主动提出会立即将弗洛伦丝送到他的农场时，雅各布的反应暴露出他作为商人的本质。他立刻开始盘算起这笔交易，首先想到“我得摆脱这个女孩，换个男的”（同上，p.24），因为在他看来，男性黑奴能干更多的活，比小女孩更有价值；然而，当他想到“丽贝卡会喜欢身边有个孩子”时，又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得上”这个小女孩，将她用作已故女儿的替代物。这样一来，原先没有价值的弗洛伦丝便成为一件可以安慰妻子的工具。而雅各布在后续叙述中，却将收留弗洛伦丝的举动定义为“拯救”（同上，p.31），以此彰显自身的道德优越。

即便在谈及与妻子丽贝卡的关系时，雅各布的言辞也充满了商品拜物教的意味。他称赞道，与那些有钱人太太相比，“他的丽贝卡对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同上，p.17），理由是这位年轻女子“体态丰腴、面容姣好，而且十分能干”（同上，p.18）。这位邮购新娘满足了“他想要这样一类型的配偶”的需求：她处于生育年龄，勤奋又能干，“关心他的需要，给他做最柔软的水果布丁，热情洋溢又富有创意地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干着琐碎的家务杂活”（同上，p.18）。可见，雅各布对妻子的定位是工具性的。这种商品拜物教的逻辑在丽贝卡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中更为凸显，她深知自己对于父母而言只是一件货物，“她知道，父亲会把她送给任何人，只要那个人愿意给她订张船票，叫他不用再养她”（同上，p.69-70）；母亲将她的婚姻称作一场“买卖”（同上，p.70），而事实也是如此。雅各布的“买妻”的过程，与他在翻阅广告后，最终买下莉娜这个“能吃苦……能做各种家务，可以用货物或钱来交换”（同上，p.49）的奴仆如出一辙，两者都被视作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在雅各布，甚至在丽贝卡的眼中，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一种几乎彻底物化的、“失灵的（dysfunctional）关系”（Armengol, 2017, p.481）。

雅各布的商品拜物教所揭示的是其背后的资本欲望，而这正是殖民扩张和美洲蓄奴制的根本动因，也是美国主流历史叙事常常中被隐没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雅各布试图建立一个田园牧歌般独立而崇高的“亚当”形象，他贪婪与逐利的本性在叙事开头已有所显露。在雅各布叙述的开篇，有一段“让人辨不清方向的金色迷雾”的描写，“这不像他打小就熟悉的英国的雾，也不像他如今居住的北方的雾，这里的雾在阳光的炙烤下，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厚重、灼热的金色（turning the world into thick, hot gold）”（Morrison, 2016, p.7-8）。这里的“金色”具有双关意义，它既是对自然景象的描摹，同时也暗指“黄金”这一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在17世纪末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种植园体系与黑奴贸易，黄金般的幻象象征了资本主义逐利逻辑下对土地与黑奴的剥削。而雅各布在穿过了金色迷雾后，仍然对它很“怀念”（同上，p.8）恰恰暗示了他内心的资本欲望和逐利冲动。

如果我们将雅各布收留弗洛伦丝的“慈悲”之举与他决心投资种植园时的诡辩式自欺联系起来解读，就能更理解莫里森对“亚当”神话及殖民者之伪善本质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仅仅过了一个下午，雅各布便从对德尔特加嗤之以鼻，宣称“血肉之躯不是他的商品”（同上，p.19），迅速转变为“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农场主的缺点……发现还是经商更对他的胃口”，并用自我欺骗的逻辑安慰自己：“朱布里奥庄园对奴隶身体的贴身占有，与远在巴巴多斯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别，对吧？对的。”（同上，p.32）。雅各布对巴巴多斯的联想意味着他心中“被压抑已久的追逐最大化利润的欲望已被激发，而在17世纪的美洲，这几乎等同于对黑奴身体的无尽榨取”（Quan, 2019, p.559）。这一突兀的转变表明，他的恶念并非循序渐进地滋生，而是早已潜藏于内心深处，在了解

种植园经济的巨额利润后便迅速浮现并自我合理化。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雅各布所强调的“深刻差别”或许并不仅是“借助诡辩式自欺来安抚自己那点自诩自由派的良知”（Jennings, 2009, p.649），更揭示他对两种奴役形式的新认知。如果说朱布里奥庄园中的黑奴只能提供有限的“使用价值”，那么巴巴多斯种植园的黑奴劳动力就是另一种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产生剩余价值本身了”（2018, p.273）。至此，雅各布已完全卸下道德伪装，卷入资本“谋求利润的无休止运动”（同上, p.179）的逻辑中。由此可见，在雅各布自我标榜“勤勉高尚”的同时，他内心深处的贪婪也暴露无遗。而他那如同朱布里奥庄园般富丽堂皇、“两条闪闪发光的眼镜蛇在门楣的顶端相互亲吻着”（Morrison, 2016, p.33）的宅邸成为他通过黑奴剥削而积累财富的见证。

莫里森对雅各布自相矛盾的叙事的嘲弄反映出她对“美国亚当”神话的嘲讽。美国主流传统叙事往往将国家建构与发展过程描述为白人的“亚当式”勤勉与自立的结果，却掩盖其对黑奴的暴力剥削与对土著及其它族裔的屠杀。莫里森通过雅各布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叙事进行戏仿和反讽，直白地揭露“奴隶制是殖民地（即北美洲）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马克思, 2018, p.880）这一赤裸现实，并对美国白人殖民叙事通过美化自身经历而“为掠夺式经济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熊鸿妍、邹涛, 2025, p.194）的行径进行了辛辣讽刺。而莫里森以雅各布的奴隶主叙事为开篇，在后续情节中分别通过莉娜、佛罗伦丝、斯卡利等黑奴、仆人和杂工的视角，对雅各布的伪善叙事进行层层拆解，逐步揭开其“慈悲”外表下的残暴与罪恶。通过多声部的交错叙事与互文式的对话结构，莫里森拼合出一幅完整而复杂的殖民时期美国历史图景，使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抹去的族裔经验得以显现。

### 三、多声部叙事与历史重塑：“家园”的虚幻性与失家创伤

前文提到，关于《慈悲》是否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由不同族裔共同建构而最终走向解体的美好家园的故事”，这一观点仍值得商榷。在探讨“家园”这一主题时，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追问：这是谁的家？这个“家”的成员是否容纳了黑奴与印第安土著？谁的家园得以建构，谁的家园又被无情摧毁？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北美洲殖民史与资本逻辑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才能看清莫里森笔下“家园”的复杂性。不同于传统小说，《慈悲》运用非线性的多重叙述视角，“聚焦北美大陆上多元而对话性的不同经历，重访美国的建国神话与霸权化的历史叙事”（Terry, 2014, p.128），揭示雅各布的“家园”并非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共同体幻象，而是充满权力不平等、种族压迫与剥削的矛盾场域。如果说雅各布的叙事是殖民话语的表层，那些来自黑奴、仆人与杂工的声音则像潜流般冲破了奴隶主的话语疆界。这些多元杂糅的奴隶群体的声音形成了有力的反叙事，诉说着不同群体因殖民暴力而带来的“失家”创伤，揭示出自诩“仁慈”的奴隶主伪善而残酷的另一面。

小说通过多处细节揭示，所谓“家园”不过是某种被建构起来的幻象，它从未存在过。作为除雅各布以外最早来到这个“家园”的人，莉娜“曾经很享受自己在这个小而紧密的家中的位置，如今却看清了它的荒谬之处”，她随后揭露，“老爷还在世时，要掩盖这个事实还很容易：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甚至不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Morrison, 2016, p.55）。同样地，契约工斯卡利和威拉德也感慨，“他们曾经以为他们就像一家人，因为他们在孤独的生活中一起雕刻出了陪伴。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家是虚假的”（同上, p.148）。莉娜、斯卡利和威拉德以各自的视角看到小说中“家园”的虚幻本质。而莉娜对于太太死后自己、索箩和佛罗伦丝这“三个无主的女人”将何去何从感到焦虑，“她们会变成非法闯入者、擅自侵占财物者，只能被售卖、租用、侵犯、诱拐、放逐”（同上, p.55）。莫里森用“售卖、租用、侵犯、诱拐、放租”这五个词道出她们被当作物品，从一个买家辗转转到另一个买家的悲惨境遇，她们并不像雅各布所说的那样得到了“救赎”，这个幻想中的“家”只属于奴隶主，而从未将黑奴和印第安人容纳在内。

如果说在雅各布自我构建的“美国亚当”神话中，他与凶残的德尔特加不一样，扮演着佛罗伦

丝的救赎者，那么莉娜的视角则揭露他与其他欧洲殖民者一样具有两面性。在莉娜的叙述中，雅各布的形象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仁慈而勇于冒险，而是充满矛盾与暧昧。“他让莉娜困惑。所有欧洲人都是如此”（同上，p.41），“一方面，他们会烧毁你的家，另一方面，他们又给你吃的，照顾你，甚至为你祈福”（同上，p.43）。在莉娜的句法中，雅各布与“所有欧洲人”被放置在一起，恰恰揭示出他与其它欧洲殖民者并无区别，他的所谓“慈悲”正是殖民者惯常的双重逻辑，一边施行掠夺与毁灭，一边又以恩惠与救赎的姿态加以粉饰。而随着莉娜的回忆慢慢展开，印第安部落因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病毒而面临死亡、家园尽毁的事件逐渐展示在读者面前，直指殖民者“蓄意发起的，针对土著的细菌战，结合强制驱逐、武装暴力与背信弃义的条约等手段，使土著沦为大规模种族屠杀机器中的牺牲品”的野蛮行径（Moore, 2011, p.6）。

欧洲人给莉娜的部族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家园丧失，更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毁灭。“因为担心再次失去住所，害怕没个家孤独地活在世上，莉娜只得承认她是个异教徒，任凭自己被这些可敬的人们净化”（Morrison, 2016, p.44）。所谓“净化”，实为基督教话语下的文化规训与精神殖民。“她得知赤身裸体在河里洗澡是一种罪孽；从果实累累的树上采摘樱桃是偷窃行为……望着狂野为母亲或玩伴哭泣，就会招来诅咒”（同上，p.44-55）。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部族文化习俗，在殖民者的语境中被打上“罪孽”与“野蛮”的标签。莫里森通过对殖民文化的“恶魔式戏仿(demonic parody)”（Moore, 2011, p.3），揭露欧洲人打着“文明”的旗号对土著进行文化和精神抹杀的罪恶。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失家”，使莉娜陷入无尽的伤痛，“孤独，懊悔与愤怒几乎要将她摧毁”，以至于她只能“将那个世界死亡前六年的记忆全部清除”（Morrison, 2016, p.47）。这种失忆既是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也象征着在殖民暴力下被迫抹去的集体文化记忆。

同样承受“失家”之痛的还有佛罗伦丝与她的母亲。从个体层面来看，母女二人的分离既造成了家的瓦解，也意味着爱的剥夺，其创伤久远而难以消解。童年被母亲“抛弃”的阴影如同鬼魅般不断浮现。她对孕妇与婴儿的恐惧，以及对铁匠所收留小男孩的强烈嫉妒，实则是童年创伤的心理投射。这种被遗弃的感受塑造了佛罗伦丝的自我认知与情感需求，使她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在依恋与不安之间摇摆，从而揭示出蓄奴制所造成的家庭关系的断裂与母性伦理的畸变。而母亲为了保护女儿而不得不做出“抛弃”的举动，虽然违背了传统的母性伦理，却是“一场伦理悲剧，但同时又闪耀出人性伦理的熠熠光辉”（尚必武，2011，p.18）。然而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莫里森并不仅仅在书写一位母亲的伦理困境，而是借此悲剧对殖民历史提出更深刻的质问：是什么推动了黑奴贸易，导致数不清的黑人被迫离开家园？又是什么导致母亲需要以骨肉分离、违背人伦的方式来守护心中的人性伦理？在这一追问背后，潜藏着对资本欲望与殖民暴力的揭露：正是贪婪的殖民扩张与资本积累的逻辑，使无数黑人丧失了主体性，沦为奴隶；正是奴隶主的暴力规训，剥夺了黑奴自我保护的权利，将母亲的选择推向了残酷的两难境地。倘若将雅各布提及“远在巴巴多斯的劳动力”时的轻描淡写与佛罗伦丝母女分离所造就的深切痛苦放置在一起进行阅读，则更凸显雅各布“慈悲”外衣下的冷漠与无数黑奴因资本家与殖民者的贪婪而丧失家园、失去至亲的痛苦。佛罗伦丝与母亲的悲剧亦不再是个体命运的显现，而成为整个非裔族群“失家”、“失爱”创伤的缩影。

由此可见，尽管瓦尔克夫妇自诩“像亚当和夏娃一样”（Morrison, 2016, p.55），他们那如伊甸园般虚幻的“家园”建构背后，是资本欲望与殖民暴力的影响下无数黑奴和印第安人被迫失去家园的悲惨经历。佛罗伦丝和莉娜都曾在叙述中用“火”的意象暗示那虚幻的“家”背后的罪恶。在佛罗伦丝的自述中，自己从德尔特加转手到雅各布的过程并非一段救赎之旅，而是辗转于地狱的不同阶段，“入地狱时会先遇到冰，然后是一直燃烧的火……我敢肯定，火就要来了”（同上，p.5）。与之对应的是雅各布那拔地而起的庄园门前盘踞着的象征罪恶的两条银蛇，它们成为“美国南北战争前邪恶而残忍的蓄奴制的化身”（Quan, 2019, p.561）。而莉娜则将“火”视作吞噬印第安部落文化记忆的毁灭性力量，“她记忆中那个堆满了死人的村庄慢慢地化为了灰烬，而在记忆的废墟上，一个单一的意象腾腾生起。火。那么快。那么坚定决绝地吞噬了曾经被建立起来的一切，曾经的生

活” (Morrison, 2016, p.48)。莫里森通过黑奴、印第安土著与契约工等视角，扯下雅各布奴隶主叙事的遮羞布，揭示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扎根之初，以文明开拓之名，不断向西侵略扩张，对印第安土著展开无情屠杀，又为追逐巨额利润，贩卖黑奴、榨取其劳力的罪恶行径。瓦尔克家虚幻的伊甸园，正是美国殖民历史中血腥起源的缩影与象征。

### 结语

在小说《慈悲》中，莫里森以诗意的语言、多声部的叙事和深刻的历史批判，邀请读者重新审视美国国家建构的根基。作者通过聚焦 17 世纪美洲大陆上不同群体多元交错的生活经历，重访殖民时期的美国历史，对美国起源神话和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性重构。小说通过雅各布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揭示了“美国亚当”这一自立、勤勉、仁慈的神话形象如何在殖民话语中被塑造，却又在资本逐利与种植园奴隶制的现实中自我瓦解。与此同时，小说赋予黑奴、土著等被压迫的群体以叙事的声音，这些多声部的叙述与奴隶主的话语形成对话与抗衡，揭示了殖民历史中被遮蔽的残酷事实。莫里森通过对殖民话语的“恶魔式戏仿”，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直面黑奴贸易、蓄奴制、种族屠杀等殖民行径为少数族裔带来的沉重伤痛。无论是莉娜因家园毁灭而陷入的文化记忆断裂，还是佛罗伦斯与母亲因骨肉分离而承受的心理创伤，都共同指向蓄奴制与殖民暴力下个体与群体的“失家”境遇。瓦尔克家看似田园诗般的庄园，实际上是资本贪婪、殖民掠夺与种族压迫的缩影，它在“伊甸园”的幻象中折射出美国现代性起源的血腥本质。小说将事件设定在 17 世纪，不仅是对过去的追问，也是对当下与未来的警醒。提醒读者所谓“美国亚当”的纯洁与崇高并非历史真相，而是遮蔽殖民暴力的神话，对美国现代性与繁荣的理解不能脱离奴隶制与殖民掠夺，唯有正视这段伤痛，才能真正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与当代社会的深层矛盾。

**项目基金：**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黄哲伦《捆绑》中的伦理困境与逃避隐喻研究”（项目编号：24GWCXXM-007）及“莎士比亚戏剧当代改写的叙事艺术与伦理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4GWCXXM-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Shumin He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6-7096-2282>

### References

- Armengol, J. (2017). "Slavery in black and white: the racialisation of (male) slavery in Frederick Douglass's *Narrative* and vs. Toni Morrison's *A Mercy*." *Postcolonial Studies* (04): 479-493. DOI: <https://doi.org/10.1080/13688790.2017.1410770>
- Ball, T. (1995). *Reappraising Political Theory: Revisionist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胡俊 (2010): "《一点慈悲》: 关于‘家’的建构", 《外国文学评论》(03): 200-210。
- [Hu Jun (2010). "A Mercy and the Ideal Home under Construc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3): 200-210.]
- Jennings, L. (2009). "A Mercy: Toni Morrison Plots the Formation of Racial Slaver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llaloo* 32 (2): 645-49. DOI: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743026>
- Lewis, R.W.B. (1955).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林元富 (2011): "历史与书写——当代美国新奴隶叙述研究述评", 《当代外国文学》(02): 152-160。
- [Lin Yuanfu (2011).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Neo-Sla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152-160.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1.02.017>]
- 卡尔·马克思 (2018): 《资本论》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 [Marx, K. (2018). *Capital, Volume 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Moore, G. C. (2011). "A Demonic Parody: Toni Morrison's 'A Mercy'."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01): 1-18. DOI:

<https://doi.org/10.1353/slj.2011.0014>

Morrison, T. (2016). *A Mercy*. Vintage.

Quan, Z. "Cultur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06): 555-568. DOI: <https://doi.org/10.1177/0021934719861268>

尚必武 (2010): "被误读的母亲: 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 《外国文学研究》(04): 60-69。

[Shang Biwu (2010). "A Maternal Love Misread: Narrative Judgments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 (4): 60-69.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0.04.008>]

----- (2011): "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外国文学研究》(06): 14-23。

[----- (2011).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 Exploration of *A Mer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6): 14-23.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1.06.002>]

Strehle, S. (2013). "'I Am a Thing Apart': Toni Morrison, *A Mercy*,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02): 109-123. DOI: <https://doi.org/10.1080/03017605.2012.722569>

隋红升 (2017): "莫里森《慈悲》对西方传统女性气质的伦理反思", 《外国文学研究》(02): 93-100。

[Sui Hongsheng (2017). "An Ethical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Femininity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2): 93-100.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7.02.012>]

Terry, J. (2014). "'Breathing the Air of a World So New': Rewriting the Landscape of America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01): 127-145.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1875813000686>

王守仁、吴新云 (2009): "超越种族: 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 《当代外国文学》(02): 35-44。

[Wang Shouren & Wu Xinyun (2009). "Transcending Race: An Analysis of 'Enslavement'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35-44.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9.02.003>]

熊鸿妍、邹涛 (2025): "生态话语与经济模式:《红色之心》对《黑暗的心》的后殖民生态重构",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2): 192-200。

[Xiong Hongyan & Wu Xinyun (2025).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Economic Models: The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art of Redness* in Relation to *Heart of Darkness*."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2) : 192-200.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2>]